

后 记

放下笔，我陷入了沉思。

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写小说、弄散文我觉得自由自在，当你沉浸在自己艺术创作的佳境中，可以无拘无束地任想象的翅膀在缤纷的花丛中上下飞舞，随心所欲，哪处花香，何方叶绿，或动或歇，多么惬意。但是，这回却不行，手中的笔写起来是如此的涩滞、凝重……因为，沿着主人公回忆的线索，我踏入的是尘封的历史，而不是想象的天地……

岁月沧桑，红尘万丈。展示在我面前的是雾锁烟障的松花江，是满目疮痍的满洲大地。一面是灯红酒绿、群魔乱舞的花花世界；另一面却是饥寒交迫、民不聊生的人间地狱。主人公左奇峰是在这样一个政治历史背景下，凭一次偶然的机 会，谋得日语翻译这样一个特殊的职位，从而亲身经历了“满洲国”江防舰队——江上军从发展到覆灭的历史过程。

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江上军的官兵们 在世者已经不多，知情人更是寥若晨星，而周旋于中、日官兵中间，身居司令部翻译之职的人也只剩本书的主人公一个了。从这一点来讲，这段历史的纪实性就尤其珍贵了。

在本书写作和采访的数年之中，主人公的私生活、恋爱、婚姻、业余爱好等方面笔者也常常得窥一斑，其中确实也有许多生动的创作素材。但囿于本书的宗旨是再现江上军的历史，需要尽量淡化主人公的个人生活而侧重于与历史有关的事件，也就只好割爱了。在写作中我尽量压缩细节的描写，同时删去了大量的与江上军无关的人物、事件和情节，将字数控制在三十万字左右。如果按小说的路子走，仅这份素材就完全可以拿出一部四五十万字的“巨作”来了。但那或许是另一部小说创作，是“演绎”而不是纪实了。

哈尔滨，是笔者的出生地，所以对这座冰城，对这条松花江的感情自然不同一般。为了收集资料我曾数次回到故乡哈尔滨。然而，毕竟半个世纪过去了，哈尔滨的变化是可想而知的。所幸，在北七道街的江边那座当年江上军司令部的大楼还在，只是几经装饰、维修，已经“旧貌换新颜”了。原来的三层变成了四层楼，其附属建筑已荡然无存。但在道外区沿江一带这栋楼大概还算惟一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物”呢。这楼目前的使用单位大概是“黑龙江省水上运输管理局”。它的后院格局几乎没变。只是后大门所临的那条街，大片的平房已变成了居民小区的楼群，历史的痕迹已经很难追寻了。

临江远眺，西方滨州铁路桥和东边的东滨江桥还是历史的原貌。只是江心出现了一大片陆地——江心岛，使当年阔近千米的江面一下子变得狭窄了许多……

为了寻找有关江上军历史的图片，我走遍了哈尔滨市的所有博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遗憾的是许多珍贵的资料虽然查到了目录，但库里却找不到——丢失了。最后，终于在哈尔滨市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找到了一本大图片画册

《江防舰队大典观舰式》，令人惊喜不已。这本保存尚好的画册，以图片方式记录了“大满洲帝国皇帝”溥仪在1936年9月9日（重阳节）在松花江上检阅江防舰队的“盛况”。同时也介绍了该部队的历史和现状。承蒙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允许和帮助，我翻拍了这本珍贵画册的部分图片，并选用在本书中。

通过这些珍贵的历史图片再加上本书的叙述，相信读者将得到一个比较真实、完整的历史印象。此书如果因此能够填补我国东三省在抗战时期的一段历史空白，那么笔者和书中的主人公都将感到莫大的荣幸和欣慰。

借此，仅向负责本书编辑、出版工作的先生们和我的二姐山兆英及哈尔滨市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

1999年4月18日 于沈阳